



普通生活

□天潼

又到毕业季了,一大批年轻人将走出校园,涌上社会。此时媒体往往会劝告毕业生理性择业,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。

遥想1988年的夏天,我领到了一张人事局开具的介绍信,要我一个月内去市郊某厂报到。

“今年毕业分配,那个难啊!”分配方案出炉之前,班主任多次向我们描述了他和同事们如何求爹爹告奶奶,好不容易一个不剩把我们“塞”了出去。

“即使单位不好,你们先去落个脚,以后各凭本事,看能不能调动到好单位。”班主任如是说。于是在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,我来到了厂里。

报到之后,我被分到技术科。技术科位于走廊尽头,紧邻厕所。再看看位置居中的财务科、经营科,就能知道技术科在厂里的地位。

技术科一共8个人,办公室内部隔成了里外两间,外间4个男的、里间4个女的。同室3个男同事成了我刚走入社会后每天接触最多的人。

科长姓马,说话慢吞吞的,我暗暗觉得他有点像小说《围城》里的韩学愈。不过他并没有什么复杂的“谋略”,更没做假文凭,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。“谨开口,慢开言”是马科长送给我的六字箴言,

他说单位很复杂。马科长一看就是个老实人,肯定不会单位政治那一套,所以谨言慎行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。当时我觉得他说得没错,然而几年后我调到经营科,便发现沉默寡言许多时候行不通。生意场上甲方掌握主动权,搞销售的如果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,甲方不是觉得你孤傲就是觉得你木讷,生意肯定黄了。就算不搞经营,生活中有时难免求人办事。如果自己半天说不出一句话,当然要冷场,多半办不成事。许多时候我明知言多必失,但还是得没话找话,无所失意味着难得有所得,人生常常就是这么无奈。

在技术科,马科长和我同行,都是搞工艺的;小刘和老吴则是搞设备的。老吴属于“以工代干”,他来自车间,大多数时候依然以车间为家。老吴看不懂图纸,在厂里却比科班出身的小刘名望高。不少工人说老吴有一手绝活,就是拿一粒小石子扔向锅炉,根据回音就能知道锅炉水位,小刘就不行。

“这怎么可能呢?”我当然不信。而且即便有这能耐,也毫无用处,不是有水位表吗?小刘对自己被低看毫不介意,他为人“天生”,在厂里没有一个铁杆朋友。

作为系统内效益倒数的企业,原本我们厂被看好第一批破产。可是竟然历经

停工复产、几番起伏,熬到多年以后才改制。老吴和我早下了岗,进入社会讨生活。老吴扔石子测水位的传说,或许帮助他在厂里实现了“以工代干”,外面民营企业老板却没雅兴欣赏杂技表演。看不懂图纸的老吴没机会干老本行,只能送报纸、送煤气罐,好在在我们4个中年纪最大,最早退了休,至少能安定地领一份退休工资了。

以我们厂落后的工艺,我也没有机会去私企老板那儿干老本行。好在我曾搞过几年经营,既能像马科长那样“谨开口,慢开言”,必要时也能满嘴跑火车,便辗转多家公司跑了多年业务。

马科长和小刘一直在厂里留守,多年媳妇熬成婆,最后一届厂领导班子一共7人,他俩居然名列其中,着实替弱势的技工挣了脸,而且马科长还熬成了单位二把手。也有人分析,这是因为“山中无老虎,猴子称大王”,能干点的人早走了。

正因为走了许多人,又多年没有招工。到了改制时征地补偿金用于职工安置,算起来颇有富余。还没等我们签字领钱,忽一日,领导班子除了小刘全被抓了。案子判得很快,马科长因参与集体贪污获刑3年半。据说当时小刘也差点被拉下水,但那些人怕分给他一份,他第二天就上交到检察院去了,终于作罢。

“老马这人胆小怕事,他应该是被裹挟的。”不少老同事如是说,不过这并不重要。

算算日子,我离退休也不远了。当年拿着介绍信去报到的情景,依然记忆清晰。这些年打工过的公司达两位数,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原生单位和那些原生同事。我身上有一些马科长的谨慎、也有一点小刘的“天生”,我试想过假如我进了单位最后一届领导班子,很有可能也会像小刘一样全身而退。

老吴按说对我影响微弱,不过他让我知道了一些古代民间传说是怎样创作出来的。扔石子测水位居然有许多人深信不疑,真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。

去年有部热播剧《漫长的季节》,片尾曲是《再回首》,今年热播电视剧《繁花》,又用了《再回首》作为背景音乐之一。1989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,我就很喜欢其歌词“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,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”。当时理解“平平淡淡”就是淡泊、望峰息心;如今却想起穆旦的一句诗:“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,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。”

平平淡淡的普通生活,绝非唾手可得,这些年我和曾经的同事都在努力。当这辈子过去大半,再回首,我的内心是已经尽力后的平静。

服务好每一位百姓

□蔡小卫

王明庚是1965年进入供销系统的。那时,身为城镇青年的小王被分配到如东兵房副食品厂,先后在营业员、会计等岗位工作。自副食品厂再调入兵房中心供销社(后来改名:掘东区中心供销社)是6年之后、1971年的事儿了。

在计划经济时代,供销行业自带光环,在编人员几乎走路带风,可王明庚谦逊、低调。

他刚调任那会儿当棉检员,而后在教育干事、副主任岗位上工作,分管支农组、棉花生产与收购、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等,总之,为农服务的一整套归他分管。在货场的管理中,王明庚发现“跑冒滴漏”的现象长期存在。例如有一批尿素耗损特别异常,货堆周围总是零零散散。为此,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过,有的说袋子被老鼠咬破了、有的说堆高的时候撞击摩擦弄破了,甚至有人说这是狐狸精打架扯坏了袋子……但没谁能够说出准确答案。王明庚亲自勘查发现:包装的塑料袋不结实,手一扳就破。由于部分整袋卖、部分称斤卖,零卖的就等于敞口,用绳子一扎口而已,想拿的人可以非常方便地把尿素灌进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袋子。

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?

王明庚开始加强队伍建设,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,完善管理制度。仓库储存量有限,要根据肥料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存放。化肥容易挥发,就存放在仓库内;磷肥挥发少,就搭个大棚,地上铺几层塑料纸,上面多垫些稻草,建成半室内环境堆放。管理完善后,减少了自然损耗,也杜绝了偷盗现象,减少了公物的流失,维护了集体的利益。上级领导表扬王明庚,他却说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。

王明庚凭借出色的工作成绩获得诸多荣誉,并两次被选为县党代表;他分管的工作,成绩总在全县前三名。

1991年10月,终年劳累的王明庚患了肿瘤,随即去上海手术,只病休了6个月,又重回工作岗位,分管农资科技服务、党务、职工教育、农资的市场管理等事务。

2002年,县供销社主任田忠祥主持改制工作,王明庚担任农资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,28个股东凑了不到50万元买下资产。当时资产卖不掉、贷款贷不到,经营也做不起来。从吃大锅饭变为要找米下锅,老职工的思想转变不过来,用“扶不起的烂摊子”形容一点都不过分。当时供销社70%的职工已经下岗,在岗的每月只能领50%的工资。王明庚承诺:给他一段时间解决问题。

经过调研,王明庚带领干部职工抢抓战略机遇,整合优质存量农资,先后在全县各个乡镇成立了化肥公司、农药公司、农膜公司,尽管质疑的声音不断,但渐渐有了良好的发展态势。一部分自愿脱离系统的职工拿到解金不再抱怨;另一部分有经营能力的职工在王明庚帮助下寻求政府的支持、融通工商的关系,争取到合法经营农资代销点。顶峰时期,全县兵房、新店、丰利、九总、马塘、古坝等地共延伸出联营、直营门店一百多个。这一百多个门店就支撑起了一百多个家庭。有一名职工曾告诉她两个孩子:是供销社给她代销农资的机会,她才能够支持他们读完大学。

王明庚退休的那天,仍然奋战在一线。深夜11时许,公司接到举报电话:有外来货船疑似载有假肥料停泊。为查清此事,王明庚与工商、农资稽查大队人员一直工作到天明。

王明庚平时总是告诉年轻人:质量、价格、服务是供销社的生命,要严把商品采购关、仓库保管验收关、加强市场监督,要未雨绸缪发现问题、主动解决问题。一定要不放过任何细节,把对每一位老百姓的服务做好!



合作社的故事

主办: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协办:南通日报社

投稿邮箱:jssyhzsxy@jstc.edu.cn



且将蚕豆伴青梅

□吴建

风老莺雏,雨肥梅子。夏风一熏,蚕豆就迫不及待地鼓胀了肚子;夏雨一吻,梅子也欢天喜地地圆润了身子……要不了几天,白蒲市场上就一片鲜亮——丰腴可人的蚕豆挑逗着人们的眼球,青黄相间的梅子吸引着人们的眸子。小镇人不由得驻足留步,称上几斤带回去尝鲜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:“豆荚状如老蚕,故名。”蚕豆成熟时正是春蚕茁壮之时,蚕豆豆荚的形状像极了健壮的蚕,蚕豆之名,即来自于此。蚕豆来源于西域,唐时已有,晚唐诗人陆龟蒙嗜吃蚕豆,宦迹所到之处,当务之急是先引种蚕豆。少时在课堂上听老师讲鲁迅先生的《社戏》,不知双喜他们看戏回来偷摘的罗汉豆为何物,暗忖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吃上这么高级的罗汉豆。长大后知道所谓的罗汉豆就是本地的寻常蚕豆,不禁莞尔。

蚕豆不择地势,沟边、田埂、路旁随处可栽。白蒲人喜欢在自家房前屋后等处栽种。有经验的主妇会在豆粒上剪一刀,促其煮酥,还入味,像爆酥豆。母亲从田间回来,总会顺手摘些蚕豆,用清水煮。煮熟后的蚕豆入口糯甜。母亲用针线把一颗颗熟蚕豆串起来,做成蚕豆链。我常常把蚕豆项链挂在脖子上,和同学边走边比着谁的蚕豆项链长、豆子大。

喜欢吃的还有咸菜炒蚕豆。将青蚕豆的外皮剥去,倒入爆热的油锅里猛炒,待要熟时再加入咸菜翻炒,最后用白瓷盘盛上桌。小小的豆瓣圆润温软、绿如翡翠,一如既往的粉酥,难怪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说:“新蚕豆之嫩者,以腌芥菜炒之,甚妙。随采随食方佳。”

除了煮和炒,蚕豆还可以做汤。剥去蚕豆外皮,用水浸泡蚕豆瓣,和冬瓜熬汤,汤浓味美,清香之极,蚕豆更是粉嘟嘟,越嚼越有味。红烧排骨时,如果放上几颗蚕豆,排骨的油腻便瞬间减少一半。红烧肉里放一把蚕豆,一起慢慢地炖,蚕豆糯糯的,又沾了肉的香味,别有一番滋味。清蒸咸鱼时,放几颗蚕豆做点缀,又好吃又养眼,让人胃口大开。白蒲人还爱用蚕豆和本地特产香堂芋烧豆腐汤,三味食材珠联璧合,味道极其鲜美。蚕豆也可以摊煎饼,将蚕豆煮熟了碾碎,掺在面里调匀,撒上盐和佐料,摊成饼慢慢地煎到两面金黄,豆香满口,回味无穷。

“翠英中排碧珠,甘欺崖蜜软欺酥”,南宋诗人杨万里把青蚕豆的美味美妙描写到了极致;另一位宋人舒岳祥在《小酌送春》中说“莫道莺花抛白发,且将蚕豆伴青梅”。到市场上买几斤青梅,自酿美酒。晚上,将煮好的青蚕豆一颗一颗纳入口中,细细咀嚼,绵软甜爽的感觉在味蕾弥散,再抿一口青梅酒,更觉回味无穷。在微醺中读诗,欣赏初夏美景,实乃美事!

本版投稿邮箱:2457901059@qq.com

倔强朱顶红

□章勇军

今天我直播 CFP供图



胡吉飞老人今年米寿。过生日总要吃的,我去看他,他面带红光、声若洪钟,精神矍铄。

我俩谈起往昔故事。他从吃面条讲起。胡吉飞曾在如皋县政府办、如皋原建委任职副主任,同事们给他的绰号就是“面条主任”。倒不是他爱吃面,而是他节俭,习惯吃面。他认为出差在外,点两三盘炒菜花销不少,一碗面条便宜又实在。一次经扬州去南京,前后三天六顿主餐,他都吃面条。扬州一碗菜面当时才6毛钱,在南京全吃拉面,每碗1元。水绘园重修,胡吉飞带队去绍兴参观园林。前后6天,早上喝粥,其余顿顿吃面。那次出差,每人按规定补贴15元,最后每人仅花去12元,为公家节约了一人3元钱的开销。

节俭惜钱,不爱钱更不贪钱,这正是胡老几十年的为官之道。他一直是基层干部,但从不刁难办事的群众。尤其是他负责落实退还房产工作时,更是爱惜自己的羽毛,留下一段段感人的故事。

20世纪80年代,一位名叫严琪的老人找上门,希望得到胡吉飞的帮助。他家祖上留下了数套房子,按政策可以退回的。严琪当时在环卫所工作。他带着一个孙子,挤在五金公司附近一间狭小的粪库中。雨天、热天,恶臭阵阵扑鼻而来,熏得人不想吃饭、不能睡觉。受到社会上不少不良现象的影响,严琪觉得“现管不如现管”,担忧胡吉飞不好好给他落实政策,于是,他携礼登门拜访胡吉飞,诚恳地说:“有人带给我一块毛呢面料和一个打火机,我用不上,送给你用。”毛呢面料是那时的时髦货、打火机更是新鲜玩意儿,许多人以拥有这些东西为荣,但胡吉飞不假思索地拒绝了。严琪有些不甘心,二次上门,这回只遇到胡吉飞的爱人。夫唱妇随,她一直将严琪挡在门外。

礼送不出,心放不下。严琪就“守株待兔”,天天冒着寒气站在迎春桥上等胡吉飞。正好那座桥上刻有一副趣联:愿天常生好人,愿人常做好事。一周后,严琪终于守到胡吉飞,再次拿出礼物。胡吉飞指着那副对联,先幽默后严肃:“老严,你不能让我在好人桥上做坏人啊。你非要我做回坏人,我就收下。”他又收起脸上的笑容,加重语气,提高嗓门:“但是我这人,只要违反了原则,无论轻重,心中就会愧疚,和别人说事就会脸红。”

原房已作他用,无法退还,胡吉飞出面调解,请五金公司给严琪购买了一套房子,老人心满意足。多年后,胡吉飞走在大街上,忽然一位老人上来就拉住他的手。他定睛一看是严琪。严琪高兴地说:“你还记得我吧?胡副主任,愿好人长乐,愿好官长寿,你将来肯定有得过呢!”

一直不太喜欢养花种草。在我先前的认知里,总感觉这该是老年人干的事,而现在,身边不少年轻人也在养花种草,而且还乐此不疲又颇具专业性,这才意识到我以往的想法有多么狭隘。今年我无意间养了一棵朱顶红,正是这次短暂的经历,让我对养花这事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

那是春节前了,妻子送我一颗朱顶红蜡球,让我在办公室内种养。从未有过养花的经历,我就随手将它放在办公室朝北的窗台上,之后便少有关注。节后上班,我忽然发现,蜡球内探出了四片茎叶,它们高高低低、错落有致,坚韧而挺拔,给办公室平添了一份春的气息。

一个月后,朱顶红花茎的顶端长出三枚紫红色的花朵,被三片绿叶紧紧托举着,亲密相依、含苞待放。心头有些许的开心,感觉就像放养的孩子忽然间就长大而且懂事了!

我迫不及待地与一位可以说是养花专业户的朋友分享了我的喜悦,并向他要来花盆、土和肥料,除蜡之后将朱顶红移进了花盆,并小心翼翼地将它浇上水,放在身后的墙角处。

没过几天,三朵花就完全绽放,每朵五六片花瓣,玫红色,喇叭状,金黄色的花蕊点缀其中,显得高贵又大气。我第一时间向妻子炫耀了我的养花成果,狠狠地满足了一下虚荣心。

几天后,当我打开办公室门的一瞬间,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枯萎的朱顶红。花瓣黯淡无光,缠绕在一起,无力地耷拉着脑袋,宛若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,苍白软弱,脸上也沟壑纵横,已散尽世间的最美芳华,只等待着命运的终结。我忽然

有些伤感:第一次养花,就仅仅给了我十来天的花期,让我刚开始对养花产生了些许兴趣,却又一下子掐灭了我的幻想。老天,难道因我对你的冷落和怠慢,你就给予我这样的惩罚吗?我不禁悲从中来,一股莫名的愧疚涌上心头。原来生命是那么渺小,不经意间,我竟然左右了一个生命的生死。

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,我只能尽力去弥补我的过失。从那以后,我就定期给朱顶红晒太阳、浇水、松土。当真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,仅仅一周后,其根部竟又长出一根根锥形的嫩芽,它笔直朝天,冷静而凌厉,仿佛一枚箭矢,想要冲破天地间最原始的束缚。可能是为了挣脱命运的枷锁,抑或是为了弥补花谢的缺憾,它以无可匹敌之势一路飙升,几天后,这根花茎长成了一把挺拔的“枪”,在我眼里甚至有些直指苍穹、气冲霄汉的态势。我莫名有些欣喜,感觉我们血脉相连,可以同命运、共呼吸,所以对它的照顾也愈发用心。

终于,它超过了原先那根已枯萎的花茎,且毫不停留继续高歌猛进,直到超出近一倍高度时,才停下了生长的势头,准备开花。四个花骨朵被四片“枪”叶包裹着,紧紧依偎在一起,像是四只昂着头嗷嗷待哺的小鸟,渴望着能早日搏击长空。又一个星期过去,花朵已完全盛开,花瓣鲜红如火,端庄而优雅。它们背靠着背,面朝四方,坚强而挺拔,怒放着自己的生命,仿佛是在无声地呐喊,向世人诉说着从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。

此刻,我是真破防了。当岁月的痕迹逐渐磨平了青春的棱角,曾经澎湃的情感在所谓的成熟和现实面前学会了蛰伏,有时甚至会显得有些木讷,但那是一种深沉的成熟,是经过时间沉淀后的智慧。朱顶红的坚韧,让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,也让我明白,无论环境多么恶劣,只要心中有光,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。

情感驿站